



息軒
安井
著

息軒遺稿

四

15
1588
4



冊 四
號 五文
函 十

門 15
號 1588
卷 4

息軒遺稿卷之四

川添利貞墓碑銘

川添利貞稱長右衛門世業釀居飲肥今市父曰利
仲娶河野氏生一男二女男即利貞也利仲晚舉利
貞及其將老利貞尚幼不能幹於家事乃養本市山
本氏之子利濟為嗣以長女妻之無子仍以利貞承
家川添氏為今市豪族利濟性寬疎於運財家頗衰
利貞既承家儉而勤於業自衣服飲食與小戶同其
度鷄鳴必起分付家事人執其業未嘗空其手居數



息軒遺稿卷之四

年家道復殷嘗誨其子曰人當知分徇利營財多蓄非義之金無益也但當夙起夜寐勞身於業以永其家庶人之事畢矣以故一市盡服先是利濟為市長天保癸巳以老辭職市人請以利貞代之官將許之利貞不敢當勸日高某應之亦能稱職明年擢為官倉主計班亞掌倉利貞辭曰四民有分商而班於士非制也乃命與計吏齒己亥八月權臣有得罪者連坐免職訛言將削迹親姻大懼謀將訴寃利貞不可曰即得無餘之刑君命無所逃若敢訴寃是重我罪也且家嚴在上罪雖不測必止我身無以紛擾為也

泰然不動事亦隨釋弘化乙巳舉市老班於同職藤本某之上辭曰藤本長矣請居其下許之利貞性謹嚴見義敢為悔幼不學年三十四問經史於予及松田某每事會於心感泣沾襟嗔希不能言所交必賢憎姦如仇性雖儉而優於待客必有酒肉盡歡而止最潔於取舍有志而窮於財者無貴賤周之初同族善右折閱困於資殆不能自存利仲貸以業之久之稍富償債於利貞利貞曰同族相周人之常也且家道盛衰無人無之我家若衰君請周之何以償為終不受嘗糶米於松永村直金五十圓誤與五十二圓

村人來反之、利貞不受曰、多與二金我過也、且人言多而受之、若他日言少則不得不增與之、請終贈之、以記我過、村人不能爭、投金於室而去、利貞頓蹙曰、取之非義也、我有以處之、後邨有城墪祭、贈酒數樽、直金而止、年凶糶米於他邦、減價以糶於貧民、賴以舉火者數十人、乃令於家曰、非食力者、日啜粥一次、請自我始、後以為常、利濟嘗借八百金於大坂天滿氏、終身不能償、利貞諏於天滿氏、約年納五金、既而納三百五十金、天滿氏死、不知其子所往、不納者五年、後以事往大坂、乃述天滿氏數十日、僅而得之、因

納二十五金、時天滿氏衰甚、請并贈、後三年所納、乃又與十五金、恒言人當務三者、疑質於儒、病訪於醫、理財問於父老、其寡過乎、飲肥僻於西南、文運未旺、待儒甚薄、有病輒訪於巫祝、而少壯者喜自用、故舉以警俗也、一日聽講於松田氏而還、有貧民甚吉者、盜其圃茄子、利貞偶見之、曰、汝為家人、摘我茄乎、答曰、然、從而勞之、伴至家、喫飯謝遣、雖家人不知其為盜也、居三日甚吉暴死、利貞語人曰、我若當時辱之、彼無顏面見人、而我亦今日有過刻之悔、予性急至能忍之者、以得粗聞聖賢之道也、可不尊焉哉、乃使

子利時幼從事於學，比及弱冠，未嘗責以家事。利貞壯得痼疾，老益劇，杖而後能行於堂。然夙起夜寐，盡心家事，未嘗少怠。家人恐其害生，私謀於醫以止之。利貞起色曰：士死於職，農斃於耕，商歿於業，命也。以此致死，無所憾矣。嘉永辛亥十二月二十一日，遂以宿疾不起。距生寬政戊午，得年五十四，葬於城東太平山先塋之次。娶於同族，生二男二女。伯利時嗣家，亦能勤於業，慷慨有父風。季某別啓房，長女天次適某，利貞與予善，酒酣耳熱，抵掌縱談，則拍髀搖頭，不覺膝之前，既而雙淚承睫而下，俯伏不能起，率以為

常。予去鄉二十五年，今閱其狀，往日之事，歷歷上心，雖則不予乞，予安忍不銘。乃杖淚而序之，系之以銘。銘曰：
積而不散，留謂之守錢，三散而當義，其孰其加旃，公有鬱佳城，實太平之巔，君骨雖朽，君靈在天，訓爾子孫，維恭維虔，本林不斂，其日難乾，至神

梅陰先生大黑君碑銘

先生大黑氏，名龜二郎，其先勢人。父曰幸大夫，州釋松村農夫之子也。出嗣叔父，以走洋為業。天明壬寅，漕米於江戶，至遠州洋，遇颶，檣折柁碎，飄蕩八月，至

明年七月、始望一島、纔達岸而船壞、乃依島人而居、是爲北米利幹洲、亞弭止伊杜加島、地隸于俄羅斯、居四年、遂與島人如其都伯德琢、幸大夫有幹事才、久之能解蠻語、粗讀蠻行書、其王召而見之、頗被禮遇、然歸思日熾、堅請反本邦、乃使其臣護送、至蝦夷、禰謨魯島、實寬政壬子九月也、初發勢州、同舟十七人或死或留、得歸者僅三人而已、而其一亦死於松前矣、明年八月、幸大夫與磯吉至江戶、逾月、文恭大君召見之、吹上苑、使侍臣問其所見聞、稱對稱旨、律漂到外蕃者、禁錮終身、於是賜家於一番街藥圃中、

月有所稍給、娶某氏、生一男一女、男即先生也、年甫十四、出爲一商家僮、先生敏而質、勤於所職、主翁視之猶子、一日謂先生曰、人不能無所游息、棋畫絲竹、唯汝所好、先生大喜、請暇日讀書、主翁竒之、百方助之、以成其志、期滿歸家、衣筐蕭然、而有書二車、主翁又爲貸金於人、歲贈其息、以報積年之勞、自是益專力於學、博涉群書、文政戊子、幸大夫沒、官命出藥圃、仍賜銀若干、乃僦旁近小宮山氏解舍而居、聚徒教授、以養其母、着藉者前後數百人、小宮山氏祿薄、隸少、有事輒囑先生、先生義不敢辭、米鹽瑣屑必爲辨

之、小宮山氏德之、後支錢穀若干、以酬其勞焉、先生
狀貌魁梧、望之若武夫劍客、而恬淡朴實、與物莫逆、
凡事務從簡易、其父既賤、不識姓氏所出、而家號大
黑屋、因以大黑氏焉、幼名龜二郎、亦因而不改、平居
不御酒肉、日止麥飯、再次、獨甚嗜書、稍有供養之餘、
輒買之、積至數百笈、人欲借讀、欣然應之、時不免散
逸、其友憂之、為篆梅陰書屋四字、以為藏書記、或因
稱梅陰先生、嘗借一書於友人、疏書名於刺、以授將
命者、立庭待之、或問其故、曰、得書則足矣、若面費了
幾許言語、又嘗約送其友、五夜諸友盡至、而先生未

來、天將明皆出、先生走自門側、至曰、予以二鼓來、醉
談方譁、遂之下舍、與僮僕語、不知天將明也、其所為
往往類之、以故有奇人之目、然至忠孝大節、有凜然
不可奪者焉、初所事商家翁沒、後嗣不良、家道漸衰、
乾沒主翁所為、先生貸若干金、先生不以為意、既而
有罪見逐、主母子立債家盈室、先生悼之、為鬻藏書
償其債、又營居神田、以終其身、死則歲時掃其墳、未
嘗少怠焉、母氏性嚴、先生事之惟謹、恐納婦、或失其
歡、終身不娶、母嘗病、藥餌不給、乃典其父所獲於蕃
中奇器數事、以繼之、既愈、則多方營求、完子母而贖

之、少有隱遁之志、特以母故不能悠然長往、及為小宮山氏所羈、意尤厭之、然恐母氏憂無恒產、黽勉從之、後母病將沒、謂其所善平山媪曰、我年逾七秩、而龜二奉養無所不至、死亦無憾矣、獨憂我死之後、其財無所散、恐為強賊所劫如何、因泫然泣下、以是觀之、先生所以事其親、豈易及焉哉、先生學宗洛閩、恒曰、方今學者各持門戶之見、予雜學無殖、恐賊夫人之子、特授句讀耳、至弟子議論紛然、盡舉諸說而示之曰、人各有心、從爾所好、其卑以自牧如此、母既沒、將欲遂素志、嘉永辛亥五月、以病沒、享年五十有五、

葬於本鄉興安寺先塋之側、先生既不娶、將以其甥為嗣、先二年亦沒、及易簀、故舊門生相與經紀後事、又以其無後也、謀建碑於江東長命寺、令其妹為尼者守之、以不朽先生、徵銘於予、予尤不文、然先生之德則在人、何以文為、於是乎不辭而銘之、銘曰、
養其大者、是為大人、孝乎維孝、誰如其仁、
墨沱湯湯、而百卉繡春、有卓穹碑、磨而不磷、
非石不磷、是德之純、

丹羽伯弘墓碣銘

文政丙戌、訪懺堂松崎先生於羽臯之莊、有闕面巨

眼嚴然對卷者、客至一拜復讀、其容益肅異而問之、先生曰、是為越人丹羽伯弘、子求良友乃其人也、時予學術未殖、不能究其所造、但見其年長氣焰逼人、特貌敬之而已、越十七年、北游於奧、途拜日光廟、適伯弘登嶽而還、見於廟壩、遂與俱行、止者兩晝夜、聽其言談、察其舉動、始服先生知人之明也、從是書疏往來不絕、方恃為百里神交、既而書往而不來者一年、或云伯弘死矣、予不信、曰、伯弘蓄於遇、必將豐於年、是猶未死也、又數月、其孤讓寄遺稿及行狀、書謂予曰、先人逝矣、北地奔陋、無以文窵窵、而四方知先

人者、莫吾子若焉、願吾子之叙其志行、以終交誼也、敢哀哭以請、嗚呼伯弘果死矣、予雖不文、安忍辭而不銘焉哉、案狀君姓丹羽、諱真、號思亭、伯弘其字也、其先加人、慶長中、七世祖長右衛門君始仕溝口侯、從移於越之芝田、遂為越人、考諱滿矩、妣橫山氏、君幼好學、岐巍夙成、年甫一章、自遊倅、擢為郡屬吏、遷郡廻、加賜口俸、旋以孝而勤學、賜金獎之、命學於江戶、執贄松崎氏、學識益進、既歸復官、兼公邑墾田使、增俸一口、初長右衛門君之釋褐於芝田也、祿秩頗優、後世遞減、至君位不出下士、以故其所從事、常在

府史之間、在上者方向用之、而非其好也、遂請散地、遷典府、君為人嚴正而厚於親舊、稟祿既少、僅以自給、然撫存弟妹、備極恩意、親姻仰之如父母、人或以災患告、雖力所不及、必為營救之、視猶於己、資以居官、細大必盡心、而不敢枉己以苟合、嘗與當路者論政體、曰、治國家之道、以崇尚廉耻、維持風教為本、苟趁利害之末而已、雖治必亂、雖安必危、又謂一行修於身、百順皆從、孝之謂也、上疏請行養老之禮、雖言皆不聽、而識者偉之、治經宗洛閩、有理未晰者、必根究之、雖小事不捨、而旁考訓詁於漢唐諸家、史子群

籍有可以證義應務者、亦必取之、必質之六經、獨甚惡釋氏、嘗上書極守林公、極論之、并進佛氏論三篇、公極稱之、既居散地、將有所論著、弘化丙午、閏五月八日病沒、享年五十有二、葬於芝田城東某山先塋之次、娶山中氏、生二男四女、長讓襲俸、亦好學、一女未嫁、餘皆夭、君多技藝、詩歌琴書皆能入境、又解繪事、尤善文章、嘗有蠻舶游奕於洋中、外蕃華語、舊掌於學館、侯特以命君、君感知遇、益肆力於辭藻、或斥為外馳、而不少顧焉、性淡無他嗜好、官事稍閒、則放浪於江山、自富嶽松嶼、凡東北之名勝之區、足跡略

印每逢會意之境輒寫而題之又從而紀之哀然成
帙及他詩文十餘卷皆藏于家嗚呼人生五十不以
為夭然以君之才之志天假之年雖仕途未必達而
北地文學必能彬彬也而終身困於簿書間不能少
展其志齋滅以沒是可悲也已銘曰
天道福善禍淫我久疑也斯人而窮且阨終何辭也
衣服炫耀車騎如雲適自疵也不朽者文不磨者名
噫又何悲也

從五位下備後守服部君墓碑銘

服部氏旺於備後府君分為數家子孫蕃延而君碑

特小無跌子業君曰此亦可以觀世矣然非子孫之
心所能安也嘉永七年創議置跌乃就碑剝苔銘辭
隱然遂拔而洗之雖間有殘闕粗可辨識乃延寶丁
巳吝懲室子者所撰也而事與家譜違又多逸事謂
碑將傳之不朽而謬語如此何以詔子孫因與宗家
謀并新其碑具狀屬銘於予予嘉其不忘本也按狀
而序之曰服部氏之先分派於桓武有姓平十餘傳
至平內左衛門諱家長始移伊賀世居服部鄉為州
望族因氏焉又數傳有別當諱貞信者避亂移於城
州田原山天正十年明智光秀殺其君織田右府畿

內大亂時烈祖游觀界浦聞亂將還濱松微行至城
州宇治土賊群起梗塞前路乃請貞信命導貞信提
槍先驅土人素服其威信屏迹不敢迫至江州信樂
烈祖謝遣之脫所帶短刀賜之名匠來國次所鍛也
因以為他日之信事平往濱松收為旗士賜秩百六
十石烈祖開府於江戶從而遷焉貞信生久兵衛貞
富貞富生久右衛門貞常實備後府君也君年十九
拔於游倅為大番士別賜二百石寬永十年加秩二
百慶安元年遷大番什長承應元年復加賜二百石
萬治三年正月攝憲臺二月為真獎褒甚至寬文二

年擢禁裡承奉加秩千石并前千六百石時禁中支
用不貲以故擇君為之特賜金帛若干明年除從五
位下任備後守延寶二年朝江戶以老病辭官慰諭
懇篤君遂稱病篤允之仍命奉朝請班於芙蓉堂明
年老賜俸三百石以養老皆特典也五年八月晦病
卒於家距生慶長十九年九月晦得年七十有三葬
於西郊赤隄邨西福寺君性質直而有雄悍之氣嬉
游惰慢之言未嘗出於口其事上接僚一根於至誠
撫親戚子孫備有恩意至於僮僕必以忠信待之然
稍詐則責讓之不少假借其人悔謝即止不復介於

胸以故人畏而愛之、比壯聞入讀聖賢之書而悅之、
延師講說、及赴任京師、從游於石川丈山、白川源公、
嘗舉元和以來名臣、有四君子十善人之目、君其一
也、配加賀美氏、生二男一女、伯貞治承家、君之將老
也、請分四百石、與仲貞豐、是為子業君之祖、季女適
大岡忠方、銘曰、正氣漲溢、天鍾其秀、偉人輩出、
時際元寬、卓彼十善、君處其二、遭遇二世、優昇顯秩、
何以得之、日誠曰質、厚澤未斬、子孫之延、
分為數支、俱壽且賢、頌乃盛德、穹碑斯鐫、

赤隄之山、水清土堅、式薦式祀、孝思綿綿、

市島文通墓碣銘

君姓市島氏、諱泰、字文通、號屏山、北越芝田人家、世
逐什二、考諱元中、妣今井氏、兄弟三人、皆好學、君其
仲也、而志行最著、為人恬澹寡默、不為詭激之行、孝
友任恤、根於天性、其事宗家、最盡禮敬、雖風雨寒暑、
日必一至、兄子協沒、從子資猶幼、教導撫循、諄諄不
倦、家素富饒、而毫無驕傲奢侈之氣、與人忠、行己以
退讓、恤貧分惠、恩意周於僮僕、雖不甚嗜酒、親賓至
必為設盃盤、終日款待、而未嘗一言及鄙俗之事、察

其色温温如也。然操心端直，處事不苟，有蕩檢踰閑者，亦必正色繩之，自_二分異移東市三十餘年，終始如一日，以故人畏而愛之，至_二夫妻反目者為改其度。晚年聲譽益起，邦君聞而嘉之，弘化紀元十二月，賜謁於正寢，優辭獎之，蓋特典也。君於學無所不窺，記性絕人，尤精於史乘，其詩澹而有趣，其文縝密而能達，書如其為人，而尤善小楷，並為識者所稱。性又好古，善賞鑑，見希世之珍，必捐重貲置之，所藏有漢晉之物，後獲趙宋之琴，絕愛之，比疾病，猶且彈之不置焉。君以寬政癸丑六月二十四日生，弘化丙午正月七

日沒，享年五十有四，當病之危篤也，鄰里相與語曰：壽若可贖，願人各損命一分，以延君五六年之期也。葬於五十公野天神山，送葬者千有餘人，自家至兆，聯綿不絕，其為人所愛慕如此。娶竹內氏，生二男二女，長謙承家，次教次郎，及次女皆先沒，長女未嫁，所著詩文三卷藏于家。君與丹羽伯弘友善，討論唱和，率無虛日，既沒之數月，伯弘為撰墓表，曰：毀譽生於人所好惡，未_二足以為憑，然若君得譽於鄉黨，貴賤賢不肖，如出一口，死而人益思之，苟無其實，安能如此哉。未成，伯弘亦沒，以予與伯弘友，其徒請續成之，伯

弘嚴正不阿、而其言如此、則君之為人、可知已矣、予既不能、因伯弘以納、交於君、今也、銘其墓、遂并表、君兆、哀哉、銘曰、

死生亦大、人百其身、昔聞其語、今見斯人、鬱鬱佳城、天神之麓、宜子宜孫、錫爾遐福、其福維何、孝友端睦、我言若諛、高岸為谷、

館玄龍墓碑銘

北醫之精於瘍科者、曰館君玄龍、既沒之三年、其徒千里寄狀、介岡田君行乞、銘、受而讀之、心竊偉之、乃據而序之、曰、君諱成章、字君慶、號北洋、通稱玄龍、其

先行直者、仕河州牧、方城主野崎、政彌、食千二百石、文龜二年、政彌奉足利氏之命、攻武州川越城、功冠諸將、永正元年、移封於越中平榎、賞川越功也、行直從焉、天文十九年、上杉謙信略越中、諸城爭降、政彌之子政弘、固守不降、謙信怒而火之、城中大擾、夫人正娠、政弘命行直等匿之、開門鏖戰、不克、投水而死、既而夫人生男、是為七郎政文、行直等謀復其家、而事終不諧、政文之孫政明、率族遷富山、隱於市井間、遺臣皆散、館氏亦去、耕於射水郡三賀村、行直曾孫曰梅山、始業醫、八世至忠直、是為君考、忠直早沒、弟

芸陵承家，為里正，有能名，旁善於眼科，無子，養君為嗣。君幼而聰敏，年甫十四，學長沙氏之道於富山大野玄格，嶄然見頭角。年十九，欲游上國，益弘其道，而未得其方，有叔父祝髮，居高野山者，曰：「本覺與紀醫員華岡氏善，勸游其門。」君大喜，治裝至高野，介其書，執贄於華岡氏。當是之時，華岡氏之名噪於天下，從學者常數十百人，塾分內外，自外進內，未列內籍，不得親炙於先生，是以歷十年之久，有未得奉警效者焉。而君一見進內塾，眷顧尤渥，日聞其內外合一活物究理之說，見斷割剝剔洗浣縫合之術，退而思焉。

進而質焉，黽勉淬厲，忘寢與食。華岡氏每稱曰：「起予者北洋子也。」居八年，盡得其秘奧。戊寅秋，辭游於京師，歷訪諸名家，專講內科。明年二月，東游江戶，亦如之。居一年，鄉信連促其歸。壬午春，乃歸，居數旬，請復游江戶，僑居於三河坊，請治者蟻聚，或厚禮聘之，辭不就。癸未夏，芸陵病，走介召之，君大驚，戴星而歸。於是決意不復出。時年三十，請治者日衆，乃倍精覈其道，書施之治術，夜則求諸書，雞鳴而後寢。凡岐黃以下，歷代之書，及西洋諸說，管醫事者，涉獵無遺。然後益知華岡氏外內合一之說，確乎不可易，而古今醫

籍多不可信也。乃祖述師說曰：凡疾病之於內外，一也。根於內者，其症必見於外；痼於外者，其毒必伏於內。內外貫通，表裏一致，雖千殊萬異，未始不由一毒。顧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故宜藥石鍼艾者有焉，宜斷截洗慰者有焉。苟能審其症，而施其方，始無不可治之病。無不可為之術，豈可分科為內外哉？又曰：凡學醫者，在先正軌範。軌範不正，雖讀萬卷書，不能得其要，必也取範於古，而不膠其迹。資學於博，而不失其約。然後始可與言活物究理焉耳。君既博采百家，融會貫通，左右逢原，然遇奇疾險症，則深夜屏入，靜坐

一室，以思其方。兀然如泥塑人，鐘鳴漏盡而不自省。故能發未發，闡未闡，出奇於範圍之外，以治不治之疾。法可傳後世，豈不偉哉！其施手術，亦極敏速。手纔操刀，從毒淺深，刺破抽割，縱橫從意，剔疾削毒，隨洗隨縫。旁人徒見鍼鉞之閃，而患者不覺痛楚，瞬息事畢。而瘡亦隨愈矣。晚年聲譽大起，沈疴奇疾，衆醫束手者，皆踰境輻湊於其門。君隨症施治，莫不立效。北人合口以稱曰：北洋先生，今華陀也。安政六年秋，君患痢，遂變為瘡。十一月十日，終以不起。享年六十有五。葬於舍南先塋之右。娶前川氏，生五男一女。長曰

女達有夙慧聲先沒年二十有四次政吉次久米吉皆殤次亦名玄達承家次玄逸女適寶田氏君性謙而慈祥未嘗以才學自衒赴人患難如已有之貧人病輒惠藥劑或并給衣食鄉人仰之如父母嘗有勸筮仕者君笑曰我老矣不能向人折腰且使予欲仕乎豈潛居草莽以至今日哉其人慙而去所著有瘍科髓內科髓傷寒論活義乳岩秘訣葑菲醫談北洋漫筆皆藏於家銘曰
醫分疾瘍著於周官通而一之誰啓其端卓彼青州是研是鑽君實弘之其法益完

跛走啞語枯榮殆安渥澤方施溘焉就棺謂天蓋厚曷使民瘼貞珉有泐道永不刊
三省服部君墓碑銘
入其代有建勳不來
服部氏世仕於征夷府有備後守貞常者顯於寬永延寶之間白川源公嘗舉元和以降賢公名卿有四君子十善人之目貞常其一也貞常生二子仲曰貞豐將老請分祿四百石與貞豐是為三省君始祖君諱常職字子業通稱又一郎三省其號也父諱貞寄祖諱常岑貞寄娶於同族生君早沒文政十二年巳丑以游倅補大番隊賜別俸三百苞明年庚寅常岑

沒君以嫡孫承祖襲世祿六百石自時歿後屢戍於京師及大坂他隊有病不能于役者亦為代戍人服其勤力天保八年丁酉君復戍大坂會大饑穀價踊貴有致仕騎隊大鹽平八郎者聚徒數十人乘民困作亂發砲燒市聲言攻城時事起倉卒不知賊衆寡訛言沸騰衆不知所為大番帥遠江守北條某知君善韜鈴命察賊勢君單騎出城細探還報備得要領人皆稱之君性嚴精力過人其於官事雖祁寒酷暑未嘗小懈善韜鈴及刀法受業者數十人而最精於騎術悍蹄難御者請君調之馴服如意恆言我樂莫

樂於騎馬雖死於馬上亦所甘心安政五年戊午三月二日病沒於家享年六十四將沒啓手足示人曰病可懼矣我瘡如此然有賊入室亦能一刀兩斷其剛如此方今洋夷猖獗隱然有不測之虞假得如君者數十人以率先多士亦足以壯人意而安邊圉而君則逝矣哀哉既沒之三日葬於荏原郡赤隈村西福寺先塋之次君亦娶於同族生六男五女伯常純承家累遷為長崎鎮臺方駸駸登庸頃者寄言於予曰長崎邊要之地而時事又如此常純受恩隆重固分一死所恨先君子之墓未表世之知先君子者莫

子若焉願託子以不朽之事君雖長於武技兼喜讀書旁善和歌及圍碁間則與予對局悠然相忘於世塵之外而常純亦嘗從予游予雖不文義不可辭乃序其梗概係之以銘銘曰

服君赴赴維干維城草賊爰殲西服以平
小試既効大用必成維天福善何擾民生
奪我貔貅縱彼蛟鯨投涕以銘豈特私情

故飲肥侯從五位下左京大夫伊東公墓碑銘
伊東氏之先出於藤原鎌足鎌足次子曰武智麻呂
武智麻呂八世之孫為憲任木工頭始稱工藤為伊

豆押領使居蒲原郡其支族猶稱伊藤為憲八世之
孫祐繼將沒召其從子祐親曰金石幼弱不能總家
政汝代治之及十五為冠而反之金石祐經幼字也
祐親有奪嫡之志祐經既冠遣往京師事平重盛初
源賴朝有怨於祐親及起兵討平氏先誅祐親祐經
因得復舊封仕賴朝有寵并賜三十四邑於諸州祐
經之子祐時改稱伊東蓋祐經罹禍于富士野祐親
則禍根所起並忌襲其氏而蒲原郡在伊豆東面因
改稱焉祐時玄孫曰祐持當是之時天下大亂足利
尊氏命祐持往日向助探題以鎮九州居都於郡乃

源右府所賜三十四邑之一也、仍使族人守蒲原郡、祐持玄孫祐堯、及其曾孫義祐、並雄傑有謀、殆有日向全州、義祐晚驕奢、失人望、天正十年、叛臣啓薩兵、奔豐後、次子祐兵仕羽柴秀吉、天正十年、從征九州、有功、賜舊封五分之一邑、飲肥、是為伊東氏中興之祖、卒謚報恩公、公恩公十三世之孫也、諱祐相、考曰泰梁公諱祐民、祖曰崇賢公諱祐鍾、公未生、而泰公卒、伯父祐丕嗣、越二年亦卒、公三歲襲封、文政十一年、年十七、除從五位下、任修理大夫、凡諸侯官皆空銜、後有所避、改左京大夫、飲肥俗小民多育者、多不

舉子、上下相倣、延及士族、謂之間別、天保三年、公年二十一、聞之歎曰、禽獸猶知愛其子、不圖我國有此惡俗也、我命在民、不可不急革、然千載惡俗、法不峻不能革其心、乃下令曰、凡為我民者、今日之後、生子必舉、婦人受胎五月、告之有司、而伍家保之、若犯之、父母皆死、籍沒其家、鄰伍知而不告、罪降一等、其服毒墮胎者、并誅其醫、而貧不能養者、三子以上、每子賜米若干、又使慈愛達理者、偏諭天道好生之德、板敷村有一老父、聞令而泣曰、我生子三人、以貧故獨舉長子、而殺其二、既而長子死、不得已養他人為子、

以受今日之苦假令此君三十年前出於世我亦享
真子之養以樂殘生痛可言乎人益感動不戮一人
弊風頓熄六年巡視封內百姓迎拜令多子者居前
列照子數親賜菓物以獎厲之又免貧民逋稅一萬
六千石七十者免一子不與役國人悅服十二年拜
奏者諸侯任此官者皆德川氏勲舊以次昇參政閣
老公以外諸侯為之隱然有宰輔之望既而得氣鬱
之病一卧九年遂辭官就國慶應元年朝廷廢幕府
收攬廢政自源右府專兵馬之權朝廷失政七百餘
年海內洶洶人有不測之思豪俠喜事者爭游說於

諸侯以佐幕勤王為辭以次到飲肥問曰公佐幕乎
抑勤王也答曰我世隸武門然將軍亦王臣也幕府
未廢佐幕以勤王事幕府既廢親奉朝廷之旨勤王
佐幕其義一也何以問為客稱善者久之明治二年
朝廷又廢諸侯為知事是年老傳國於世子既而改
封建為郡縣諸國知事收其舊封賜十分之一以為
之祿召聚之東京明治四年從今公移於東京買邸
於柳原而居山中野服日逍遙近郊悠然自適六年
十月俄患中風逾月小愈而艱於行步今茲十月舊
症復發遂不起距生文化壬申享年六十三葬於谷

中天王寺、元配水野氏、生一男一女、男夭、嗣娶三浦氏、無子、皆先卒、餘男女二十人、皆妾出也、其男八人、第七子祐歸、襲國、即今公也、餘皆夭、嫡女適加賀大聖寺侯、琴瑟不諧、既出而卒、長女適越前鯖江侯、第三女嫁本堂親久、第七女嫁信州國士知久賴謙、第六第八、降於大夫伊東氏、三人尚幼、餘亦夭、公幼好學、博涉書史、最善詩、振興學政、人材輩出、性慈仁、一物失所、垂泣視之、飲肥距東京、二千四百里、雖茅土既絕、臣民來候者、相望於路、及卒、上下哀慟、銘曰、風俗移人、化爲虎狼、親殺其子、恬然爲常、

卓茲吾公、外視民如傷、字幼恤貧、降福穰穰、俗以丕變、怨我無良、嬰孩盈路、維公所育、翁飽嫗暖、維公所畜、兩施澤潤、維優維渥、如何皇天、壽不稱德、敬述遺愛、歌以助哭、

今藤甚助墓碑銘

明治壬申九月、薛人今藤甚甫介、佐久間生來見、升堂、偉然其容、溫乎其色、既坐而語、言皆根於理義、媿媿可聽、既而出、其父甚助君行狀、再拜以請曰、宏無似、無以報罔極之恩、願得先生之文、以賁幽兆、敢請予心、異其爲人、受而讀之、擊節以歎曰、有斯父、宜矣

其有斯子也、乃據狀而序之曰、君本姓肥後氏、諱盛吉、通稱甚助、世居隅州國分邑、祖諱某、父諱某、君其第三子也、八歲始讀書、十七學於覺府造士館、治經通大義、尤好兵法、手寫孫吳書、暗誦如流、旁善武技、而最精於槍法、家本饒貲、甲于一鄉、年二十九、父母既沒、偶遇家禍、貲產蕩盡、乃躬耕以養妻孥、嘗指諸子、與妻語曰、兒輩幸不愚、使之遊學、必能成名、惜我無以資之也、先是伯兄既亡、仲氏承家、君乃挈妻孥徙于覺府、會藩士今藤氏、絕嗣者二世、君與其疏族謀、請為之後、遂冒今藤氏、而諸子亦入學矣、時年四

十一、命為郡曹掾、俸入微薄、足僅給饘粥、君不以為意、尤盡心於民事、而稼穡其所素習、每巡行郡邑、勸課農桑、獎勤激惰、良規盡舉、然性恬退、未嘗言其事、以故久不遷、文久癸亥、英夷來寇、會配石塚氏沒、會葬者盡散、一府騷然、扶老負幼、避寇四方、而君父子又編兵伍、僅能襄事、君謂諸子曰、公私憂患交湊、然金革之事、無避禮也、女輩勉之、顧其婦戒之曰、寇深矣、勝敗未可知、不幸而敗、以家殉國、武夫之道也、謹勿去家、乃出戰、英人敗走、既歸、門戶洞開如平日、一物不失所、其能臨事鎮靜亦如此、慶應三年、遷祀曹

屬官明治辛未夏四月病沒享年六十有四葬於城南松原塋君性寬與物不競家人有過皆以情理遣之終身未嘗見愠色以故雖有伎人暴客及其見君心與之化不能加以惡意而持守頗嚴恭儉自將倚無幅衣案無兼味獨酷喜飲當其酣暢之時獨語獨笑雖家人竊笑不顧也儻有來談兵者輒整襟正色志氣振揚娓娓不能自已若未嘗醉者其臨難能整蓋亦以有所素養也有三子皆石塚氏出也石塚氏賢其宗亦豪於財及遇家禍躬操井臼紡績以衣夫兒洗脫粉華如固有之其課督三子不毫假借而君

以寬濟之是以皆能樹立爵為名士伯名宏即某甫也現為覺嶋縣教授年皆少壯其福駸駸未已夫天道福善以君之偉量厚德宜昇大官以降渥澤而終身碌碌沒於卑官益人道近天道遠以予觀之天之報君乃在其子也君其可無怨矣銘曰

英冠之變、鬼哭神驚、君獨鎮靜、誨義訓貞、何以得之、存于平生、事上能忠、接下以情、恭儉自將、閑邪存誠、謂天蓋高、聽于無聲、錫以遐福、子孫元享、

加藤金平墓碑銘

老當益壯、窮當益固、昔聞其語、今見其人矣、偉哉、加翁之能行其志於衰晚之年也、翁諱直龍、通稱金平、高田士人、遠山氏之子也、幼為公子內豎、父執加藤直用愛其為人、請以為嗣、高田侯老焉、從移於本所邸、為監察兼小納戶、天保十二年、命學火技於高島秋帆、居數年、究其蘊奧、入其門者四百人、高田所鑄天駟、加農百幾、撒斯之屬、凡數百座、皆翁監作之、極其精巧、文久三年、西藩逆命、高田侯命為征西先鋒、擢翁為礮隊長、欣然奉命、時年六十六、明年六月、進攻防州、戰於小瀨川、別遣翁率礮隊、自海上進、上岸

亂彈、既而陸軍敗、軍氣沮喪、衆皆爭舟、翁殿而退、至岸、獨有漏舩、翁奮曰、與其死於水、寧死於賊、及鬪而死、翁嗜酒家極貧、不以為意、居恆慨然語其徒曰、大丈夫當橫屍於原野、跋踞蹶、令終於牖下、非吾志也、至此終踐其言、侯悼惜、加賜其子直矢祿若干石、娶山田氏、生五男四女、其二男三女皆夭、直矢其伯也、丁卯六月十四日、實為翁小祥之辰、直矢與門人謀、埋翁遺齒髮及胞保於本鄉喜福寺先塋之次、招魂以葬之、渡邊一翁與翁有舊、持其狀來請銘於予、予長於翁二年、志雖未已、百步乃廢、殆不能舉吾身、

及聞翁事、憮然自失、安得不序而銘之哉、銘曰、吾
維翁赳赳、為干為城、齒老而益壯、電耀雷轟、
成敗天也、不朽者名、翁其歸來、安此新塋、

蓑毛安衛墓表

有志而不能學焉、學焉而不得盡其才、如吾安衛者、
可勝悼乎哉、然沒之日、無貴賤親疎、皆垂泣而惋惜
之、而與之最親善者、又拾其遺行、必欲傳之不朽、自
非至誠乎人、有溢於言行之表者、安能如此哉、予不
見安衛十四年、近况多不能識、既沒之二年、其師友
平部温卿、祇役來江戶、為予語其狀、且述其執友之

言、使予表其墓、予既悼安衛、及聞其言、遂排百冗而
表之、不復知其辭之不足、以盡安衛也、謹按、安衛蓑
毛人、名賴匡、家世以漆工仕於藩、父曰賴某、樸直好
義、母某氏、安衛幼好學、受句讀於松田氏、天保辛卯、
予奉命內遷、乃亦執贄於予門、晝夜勉厲、不少懈、然
以疇人故、不能分力於其業、居恒慨然語人曰、大
丈夫當學斯道、以濟斯民、乃終身遑遑、塗抹丹牘、以
為人役、邪聞者憫之、既而從貴戚大夫于役者、而往
江戶、役竣、遂請留學、從游於石窓海野氏、官陰鹽谷
氏、猶以肄舊業為名、居二年、志行漸白、明年歸省、官

善其篤志特免世業安衛大喜將益肄力於學未幾
拔為寺廟使屬吏非其好也然既蒙特恩不敢不拜
偶有點僧建石燈於庭以為壽張之具寺廟使傳令
毀之不即奉命安衛率其徒往而倒之遷工部屬吏
獎勤激惰宿弊頓革旋遷郡宰屬吏勸課農桑務通
下情凡所部之民一問諳其名及善惡勤惰盡疏記
之一村有事按簿而驗之莫不立辨嘉永紀元擢為
徒監時當路者皆知其忠蓋將以漸進用之而安衛
既病是年十二月十四日遂沒于官距生文化辛未
得年三十八葬於某山先塋之次娶某氏生男女若

于安衛有至性沒時父母俱存及病危篤謂其友曰
我非懼死所恨垂白在堂而溘焉先逝不知我死之
後父母將以何為心也因潛焉泣下以故雖苦惱殊
甚忍不敢言以至於沒恐父母知其苦而憂之也嗚
呼安衛能自樹立如此使之出高門世家學術事業
必有赫然耀世者矣特位卑而事小而身又早沒故
其可記止此是不亦可重悼也夫銘曰
小官不辭直道以謀學雖不遂志亦小酬
貴賤無定孰香孰蕕貞珉有穹乃千斯秋

太平山表

先君子諱完字子全號滄洲先世上野介貞朝食邑於毛之厩橋世處關東建武丙子足利尊氏奔筑紫貞朝七世孫家朝從畠山義顯至日向明年丁丑見於先君祐持公賜右松邑遂為伊東氏臣家朝十世孫曰朝秀天正丁丑薩人陷都於郡三位公奔西豐朝秀幼不能從及豐太閤征薩世子報恩公屬元戎朝秀走謁軍門公大喜拔為隊長從征朝鮮慶長五年戰于宮崎佐土原之間並有功曾孫柳翠府君諱朝恆有學行精通韜鈴生仁庵府君諱朝宣能修先緒官命講軍志於下邑清武遂徙居焉鬱鬱不得志

曰我無望於子孫唯內遷於國都孝莫大焉是為先君子之曾祖君諱朝中勤於樹藝生業以息生慈雲府君諱朝長娶日高氏生一男一女男即先君子也年甫六歲慈雲府君即世先君子獨與母姊居幼有異稟好學受句讀於舅氏吟水翁群兒戲嬉無度先君子獨凝然跪坐年十五六近邑有巫為人說禍福利害往往奇中先君子往觀焉巫感然色沮曰斯人在焉吾不能言人漸異之既冠專務博涉而家乏典籍苟有挾書史者雖遠必往借之然嘗患痘眇一目母氏憂其喪明形於辭色為廢夜學累年飲肥僻處

於海西清武又為其下邑人不知學嘗慨然曰生於斯世當為斯世之用然世不我知今日所為獨有育人材耳於是聚生徒教授邑宰躉之推正廳為校學術漸興既而目疾頗劇乞暇暨於北筑著尚白集一卷文化甲子役于江戶時年三十八暇則從昔陽古屋氏質疑役竣往京師從游於淇園皆川氏丙寅六月歸生徒益進丁卯為治水使癸酉命為教授邑之有教授自此始矣文政甲申兼料兵使丁亥請建鄉校學政大振人材輩出天保庚寅修國學增置儒員特拔先君子為教授命遷於國都賜家進秩恩禮異

數時年六十四先君子喟然歎曰頽齡無幾無以報洪恩獨償祖先遺囑是為可喜耳設酒祭仁庵府君先是先君子患疝至明年宿疾復動難於行步以故不能致力於學政優養五年遂以前症而沒實天保乙未閏七月二十一日也距生明和丁亥閏九月三日得年六十有九葬于歛肥城東太平山之塋娶於同族生二男一女伯名淳字士朴號清溪有俊才年二十六先沒女適長倉氏仲即不肖衡也所著有古今體詩六卷及紀游若干卷先君子質直好義見威權燻灼者若恐將為所汙以故終身陸沈然其待人

則極寬、有喜面折人者、或以告曰、佳士也、所恨計以爲直、先生既與之交、何不戒之、先君子笑曰、彼才學無足言、其可取者、獨以直諒耳、若又改之、猶蕃椒去辛、果何所用也、又有憂親姻乞貸者、亦以告、先君子從而賀之、其人慍曰、以先生齒德俱尊、冀有以誨焉、而反賀之、慢小人也、先君子曰、貧富天也、子不幸生於貧人之家、乞貸爲生、將如之何、今親姻貸於子者、以子力足、賙之耳、乃生民之至幸者、是不亦賀邪、其人頓首而謝、遂以惠人聞、其隨事施教多此類也、以故人益尊信之、及沒、闔藩痛惜、而門生婢僕皆慟哭

失聲、雖威權燻灼者、亦自尤置之散地也、將沒、召不肖衡曰、我年幾七帙、汝亦粗能承家學、死無所恨、但汝性剛直、非處叔世之道、謹戒之、不肖衡正垂泣、俯聽俄聞、旁人哭驚起、則既瞑矣、嗚呼、生不能盡其養、沒不能奉其教、喪服纔除、果取憎於鄉人、遠去墳墓、以來此都、荏苒二十有七年、而春秋窈窕之事、亦未能有發揚潛德百分之一、中夜而思之、泣涕沾襟矣、文久壬戌、秋七月、幕命下藩、召奉朝請、十二月、拔昌平學儒、貞元、治甲子、春二月、遷白川、令不肖衡才短學淺、無能立於世、而恩遇至此、豈非先君子餘慶之

所延邪是歲六月將赴任地遠職劇反省有蹙焉乃書其所由謹表之塗前庶幾有以發揚先德而少償不肖衡罔極之罪也元治紀元甲子夏六月

金井橋銘并序代

武之為洲古稱莽蒼之野自開府於江戶五方之民悉聚屋櫛比而人肩摩百貨輻湊無不充足獨地瀕於海滋其水鹹澁不中飲某年中有某君某者欲別玉河水而致之江戶建議得允乃徧相地勢斷渠於羽村遷逶東北流十里以達西郭伏溝承之支分為數道以徧城內外於是鹹澁之味變為甘冷之飲都

下百萬之民手額相慶至今未衰仁者所為其澤遠矣哉顧渠既飲於半都之民居其上流者不敢徒涉之每逢徑路南北輒橋而通之東西凡數十橋而金井村處其中當南北之衝享保中官又命植櫻於兩堤約千餘株長殆一里每至花時皎然如雲都人士女聯騎竝輿麗衣袂服以道遙於其間者日數百人以故金井橋之名最顯焉而橋制樸陋遠遜其名雖非利害所關識者竊以為不宜加之橋材易朽約十餘年乃一更之民病其煩嘉永辛亥里正會議改架石橋而又恐其厲民乃課闔村二百餘戶月積錢若

干將以漸而成之、鄰近聞而義之、亦醵金若干以助之、安政丙辰、金既聚矣、遂以某月起功、至某月而成、橋長一丈有二尺、廣十三分、長之九、護以木欄、以防墜陷、所費凡二百金、其議周、其工堅、始與其名稱、而民亦一勞而永逸、雖未敢謂仁者之舉、抑亦策之善者也、橋既成、掌其事者、欲詔之後世、使予銘之、予世居是里、與有慶焉、雖則不文、義不可辭、乃敢銘之、銘曰、滾滾玉渠、灌于伏溝、畏敬所存、不敢亂流、橋而通之、屢敗屢修、其煩可厭、觀又不復、敦彼耆老、久藏畝謀、易木以石、其功千秋、積我錙銖、以奏丕休、于嗟

美矣、朱欄有林、與花映發、春色載浮、彼都人士、爰優爰游、百貨以聚、田野豐收、誰其為之、維天之祿、

古瓢銘

亦雖是器、其舊孔好、色纁肌堅、紋如聚藻、昔有許由、以養其老、獲落有聲、遂投大空、承以藏之、臭味所同、謂予不信、問之鴻蒙、

阿藤傳

阿藤者、山口氏之女也、父某為飯田侯、江戶邸永巷、吏因亦奉仕世子、初飯田侯有妾豐浦者、美而有才、善書及和歌、侯深寵之、殆專房、進兼相室、既而干與

國政凡豐浦所言至黜陟沿革莫不聽用權傾內外
闔藩憎之輿論訶々大夫安富主計恐其生變乃來
江戶公召而饗之內寢主計不謝辭色怏怏豐浦竊
視久之賦歌一首書而贈之主計受焉而不視重之
他紙以涕鼻侯盛怒曰予在焉而不遜如此在飯田
可知主計頓首而謝侯為霽威酒既罷主計再拜曰
臣來非他闔藩士疾怒於豐浦事將不測臣盡力諭
解之牢不可破願君黜之以解衆怒則勿論於闔藩
士大夫臣亦與有貺焉若不聽臣不敢復降堂辭氣
凜然侯亦嘗略聞其事且知其不可奪即黜豐浦主

計拜謝而出既歸飯田奪其政柄貶為留守時侯為
閣老豐浦姊妹有為西城女相者恆為侯延譽以故
眷遇優渥豐浦既黜恩意頓衰侯憂之且不能忘於
其色乃更名若山復召入宮而侯之見眷遇駸駸復
盛矣若山之再入宮也始亦頗謹慎侯益寵之至官
事當親記者亦使若山代書居半年所威權薰灼殆
倍往日終與夫人閱侯為鎖永巷不復通聲息內外
切齒阿藤嘗學書及和歌於若山至此惡其所為欲
與之絕乃詣若山房出其所授法書十餘帖副之以
金二方愉色溫辭以請曰妾久蒙恩眷而資性拙劣

不能有所成，今亦長矣，不能專從事於此，恐辱師名，請除門籍。若山可之。阿藤既脫門籍，日夜窺探之。而若山驕橫益甚，阿藤知其必生亂階，決意刺之。一日，白中衣襲盛服，懷匕首詣若山房，會女伴群嬉。阿藤曰：少間願白公事，群女皆散。阿藤分席而坐，徐詰其罪。若山抵賴不肯服。阿藤詰責益峻，聲色俱厲。若山不能答，起將避之。阿藤足躡其裾，手捉其領。若山踟呼求救。阿藤罵曰：姦婦，汝而不死，必誤公家，取匕首於懷而刺之。父某會直，聞踟疑有變，疾走而入，見之大驚，抱女將縛之。阿藤撞若山而倒之，排父手乘若

山背，極力刺小腹而滾轉之。父復捉阿藤縛之。事聞，命下之士獄。阿藤顏色怡然，語人曰：憾不暇刺，奸婦之喉也。然最後一刀極力滾轉，意必不生，果死我事終矣。後數日，若山以瘡死。侯令吏詢阿藤曰：汝發狂邪，敢為此大膽事。阿藤色愠，徐對曰：妾何敢狂。若欲知公義與私怨，請詳述之。吏怵不敢問，曰：今日且休。他日再詢之。久之，命書其意上之。終不復訊。輿送之飯田，夫人憫其忠而死，賜金五圓，以給路費。別藏三圓金於輿褥下，竊諭護送者為身後祀奠之用。既至飯田，又囚士獄。地早寒，士度恐其傷於寒，欲贈衣。

衾、誣之大夫、大夫曰、是士獄也、何害、衆爭贈之、衾、山積、及饋、美味珍膳者、日夜相望於途、旣而侯令吏論大不敬、當斬、有日、命劊手於三組卒、皆辭不肯斬、乃探闔定之、至刑場、吏問所欲言、答曰、妾罪至重、粉碎無所怨、且事至此、又何所言、獨慮得無妾父以妾故觸重憲乎、吏曰、汝父貶一關卒、然亦以塞文法而已、不久將復舊官、阿藤拜曰、幸甚、因乞少間、吏曰、汝畏死乎、潮紅以答曰、不敢、妾有月事、恐貽醜於死後、願淨之、然後就刑、吏允之、旣出廁、從容至場、合掌而坐、劊手恐驚動致誤、欲巾其目、阿藤微笑曰、妾雖女

兒亦生於武人之家、何煩巾目、吏曰、首側矣、且直之、乃取櫛於懷、梳釋髮、寬衣襟、端坐而斬、觀者垂泣、時年二十二、天保庚子十二月二日也、初阿波侯與侯家有姻、聞阿藤忠烈、欲活之、百方說侯、久焉而聽之、是日赦書始至、則阿藤旣死矣、衆益悼惜之、有司葬屍於長源寺、拜奠者、日夜蟻集、僅浹月、廣兆穹碑、嚴若王侯、而不知孰營建之也、阿藤之就刑也、賦歌一首曰、信濃奈留也、末路乃由岐、登毛呂、登毛仁、波留遠、毛末多天、起由流、布布加那、因又鐫之碑陰、侯聞之、大怒、傳命毀之、而重建如初、有司不能禁、後侯免

官傳位世子，因不復毀云。
野史氏曰：甚矣女戎之蠹國家也。彼以其妖艷之色，行佞媚之辭，而其跡又在黜冥陰晦之間。人君方視其可愛，而不察其可懼，而為之臣者，堅執逆耳之說，以折未見之禍，是其勢固已難。況於挾奧援以制其君，如若山者乎？是以主計直諫能一黜之矣，而歸未安席，權削身貶，及其再入，群臣束手無策，國勢岌岌，有不可測之患。而阿藤以一女子，優為髯丈夫所難為，消伏禍於未發，志既遂矣，從容就死，毫無怨望之色。古今之久，四海之大，我未聞有如阿藤者，豈僅以

女丈夫稱焉哉？雖然，亦豈難事乎哉？士君子立身行道，苟以決死處事，雖其難十倍於此，亦能談笑辨之。嗚呼！人孰無死，死而當義，國賴以安，而天下榮之，而赴起躍齷以貽無窮之患者，獨非以畏一死邪？仕今之世者，聞阿藤之風，其亦可以鑑矣。

鐵坊主傳

鐵坊主，江戶淺草鳥越里富商之子也。父早死，獨與母居。年八九歲，近鄰失火，烜焰漲屋，母急入室，取一袱包於巾箱中，出授鐵曰：謹守勿失。鐵問何，母曰：楮金百枚，火後性命所係。鐵曰：此何所用？投於牆外，不

顧而走既長壯大有旅力嘗游北里時有惡少六人喜假事端毆擊路人鐵遇於堤環而欲毆鐵怒投三人於川餘皆逃而鐵亦毆擊見血謂徒力不足以自衛遂專心於武技刀槍手搏皆極其精足最健能日行三十里既而折節讀書酷嗜莊騷及孫吳書益厭薄世故後母沒遂削髮捨家而去性簡默與人坐言及則應飲食至則饌未嘗妄交一言或背衆而坐察其色怡怡如也嘗造友人宅衆客正酣飲鐵飲二三爵偶坐而瞑或呼問其名開目以應曰諾又問搔首良久曰幼時則稱鐵矣蓋無名也因號曰鐵坊主云

以故所至愛而狎之而不知其為讀書人也鐵多技藝運筆插花皆堪為人師最巧彫刻鱗介翎毛莫不逼真資焉以游於四方不常其所其友嘗囑刻蟲豸數顆鐵許之不来者六年一日忽至曰頃得佳榴於南總請償前諾遂留四十日刻十餘顆既哺食曰諾既償矣請行問其所之曰宇都宮宇都宮距江戶二十七里主人留以明日發鐵曰宵行亦好遂行鐵既資於彫刻然亦不受直獨餬其口而已居恆單衣雖隆冬衽寒未嘗重襲或憫而與衣亦不辭出則便與貧人矣弘化丙午六月寺斯遯軍艦來浦賀沿澳諸

侯出師備之鐵時在房州觀一小侯命其大夫出師百姓仰觀唯謹鐵笑於群傍人肘之不為止軍帥果見而怪之命吏召之衆皆爲危鐵昂然而行帥問其所以笑鐵曰大夫出兵將以戰乎抑且舉舊典以塞責而已乎帥曰亦戰耳何以問爲鐵曰此袖所以笑也凡戰以馬爲重馬性喜寒而怖暑今曝馬於熱沙中如此三日疲病不可用一可笑也屯軍當占山林川澤之形否則全形皆露進退不便竒正失宜今兵旣少而又營於斥鹵曠寞之地使賊明知我衆寡動靜幸不戰已苟戰賊連礮擊我整隊上陸則全軍必

沒二可笑也以此二可笑袖安得而不笑遂捧腹絕倒帥喟然歎曰我職辱一隊將而其所見則不及一乞丐浮屠豈非可羞之甚乎乃依其言而營焉鐵是年五十有四其健不衰云
半九子曰予每聞人稱鐵坊主皆曰簡默不言然以房州事觀之鐵非不言者知言無益故不言耳鄉令房帥叩其蘊其言有大可觀者矣惜其識不及此僅能聽其所言故其言止於此而已方今邊警日聞海內豪傑之士欲言以折賊衝者豈翅鐵坊主之所見哉而未嘗聞有禮招以盡其言者或至以妖言罪之

則房州之帥亦不得不謂之良大夫也

高橋清助傳

江戶有奇男子曰清助越中山形氏之子也家世仕於外山侯食祿四百石母高橋氏清助年十三出養於津田氏為侯內豎同僚有十六歲者屢窘辱之清助不堪忿揮刀擊之殆死其父大驚請津田氏曰兒尚乳臭而膽大如此恐危君家請反賜之遂歸家以獲罪於父改冒母氏既長魁岸有膽力來江戶學刀法於齋藤氏三年年二十五抑節為商西游京阪遂歷山陽而至鎮西以講求商法既還江戶鬻清貨以

為生邦俗商賈不稱氏以屋為號號近江屋不開肆不畜僮服棉衣著草履自負重苞行賣諸邸及寺院至老不改置貨物於賃庫所居只八筵雜貨又滿之僅能容膝嘗語予曰我豈不知美衣美食畜僮自逸之為樂哉苟為之不得不貴售以償其費是欺天也我雖死不敢為凡貨物皆收二十分之一之利庶賈之名噪于一時王公貴人亦往往召見之一年清船不來紙價踊貴清助以常價鬻之曰此上年所居不與今價相關有一儒生殉利者多購之以時價分鬻於文人及門生清助聞之大怒曰彼自稱儒所為如此

何以儒爲、不肯復賣文具於其人、予嘗爲埒邑令、清助來賀、屬吏問唐斑布有乎、答曰、無、旣退、予問斑布有何以言、無、清助曰、彼輩金錢、皆民之膏血、若收之、我手將汗、予笑曰、爲我屬吏者、則不敢、然後始售之、清助有氣節、赴人之急、如飢渴之於飲食、一士人之子、從軍事中變、囚於水藩、斬有日、清助與其父相識、聞之、齎百金往、水戶散之、要路以乞其命、至請躬自代之、有司憫而赦之、又托之房州相識者、一年、以滅其跡、而未嘗告諸其父、清助雖喜義俠、然資性懇篤、其所言如其所行、與人子語、必以孝、與人臣語、必以

忠、諄諄乎如老嫗於幼孫、人或厭之、而未始自悟、有閭里貧民善事父兄者、損資援之、以故人益重之、自橫濱開互市、海內漸多事、暴客橫行、洋行商賈多罹其禍、獨清助無敢指斥之者、或有竊來購其貨者、曰、此翁所儲、必清舶所齎來、非橫濱穢物也、清助雖至廉、節儉自持、壯善飲、獨酌盡三升、年二十七、歲計不足、就所善一士人借十金、大醉而歸、明日求之、不得、乃復往借之、士人笑而與之、其母曰、僅々十金、不足言也、但商賈以金爲命、今吾子抗節爲商、乃性命所係、今醉而失之、終身之計可慮、我子與子交、不敢不

告清助感動，不涓滴復濺，脣者五十年，以故生產頗饒，蓄米百五十石，豉十桶，他菜蔬稱之，常言人有食糧乃足，餘皆為贅物。及世路益艱，閭里及無籍之氓，多恃以舉火，數年間為之蕩然。粗盡慶應元年，農兵屯九段者為亂，發銃於田安門，行劫市閭。清助時居金杉里，亂兵將至，金杉互相戒曰：此清翁所居，謹勿驚擾。肅然而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明治紀元，清助既老善病，鬱鬱不樂，不復服商。時鬻餘貨以給衣食。六年癸酉十月，病沒於龍泉寺村正燈寺中子院。越二日，葬於淺草里住滿寺，娶某氏，生男女各一人，與

忠諄諄乎如老嫗於幼孫，人或厭之，而未始自悟。有閭里貧民善事父兄者，損資援之，以故人益重之。自橫濱開互市，海內漸多事，暴客橫行，洋行商賈多罹其禍，獨清助無敢指斥之者。或有竊來購其貨者，曰：此翁所儲，必清舶所齎來，非橫濱穢物也。清助雖至廉，節儉自持，壯善飲，獨酌盡三升。年二十七，歲計不足，就所善一士人借十金，大醉而歸。明日求之，不得，乃復往借之。士人笑而與之，其母曰：僅々十金不足言也。但商賈以金為命，今吾子抗節為商，乃性命所係，今醉而失之，終身之計可慮。我子與子交，不敢不

告清助感動，不涓滴復濺，脣者五十年，以故生產頗饒，蓄米百五十石，豉十桶，他菜蔬稱之，常言人有食糧乃足，餘皆為贅物，及世路益艱，閭里及無籍之氓，多恃以舉火，數年間為之蕩然，粗盡慶應元年，農兵屯九段者為亂，發銃於田安門，行劫市閭，清助時居金杉里，亂兵將至，金杉互相戒曰：此清翁所居，謹勿驚擾，肅然而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明治紀元，清助既老，善病，鬱鬱不樂，不復服商，時鬻餘貨以給衣食。六年癸酉十月，病沒於龍泉寺村正燈寺中子院，越二日，葬於淺草里住滿寺，娶某氏，生男女各一人，與

妻皆先歿，後娶高野氏，無子。安井子曰：予與清助交二十年，聽其言而觀其行，出於世人數等，尤用心於民事，凡足跡所過，土地肥磽，租稅厚薄，及民俗勤惰，奢儉醇漓之屬，無不詳究，而說處之之法，娓娓可聽，使之過於世，其所施設，必有可觀者矣，而僅以廉賈稱，豈不惜哉！況天奪之胤，使之為無後之鬼，所謂天道是非，予亦不能定之於今。且然，清助既沒，而人益貴之，拜其墳者，朝夕不絕於路，天之所以報之，其或在斯也。凡清助言行可傳者甚多，今采其梗概，可以見其為人者，以為之傳，亦所

以助天報善人也

天祭藤田東湖文
維安政乙卯冬十一月二日、飮肥安井衡、以清酌庶
羞之奠、遙祭亡友水戶東湖藤田君之靈、曰、嗚呼哀
哉、自君羅禍于今三旬、神蘓魂定、我情更酸、于時之
變事絕、前聞轟然一震、地坼岸淪、孤寡滿城、東西哀
呻、豈謂不慘、痛最在君、嗚呼哀哉、君之猶壯、見於羽
澤、言論矯々、咳唾成璧、入輔明主、出接賓客、弊革利
興、百姓手額、覩彼鬼域、入間投隙、主旣遜位、君又削
迹、一室幽閉、聲譽愈赫、嗚呼哀哉、與君一別、十有三

年、德成於厄、才湧如泉、展矣聖言、天定勝人、讒白冤
雪、君臣喬遷、展其驥足、以禦洋羶、海內喁喁、踵企領
延、嗚呼哀哉、予雖鴛乎、臭味偶同、憧憧往來、如雀伴
鴻、君唱予和、予始君終、陰輔冥贊、以獻徽衷、事則多
違、而志未窮、奈何昊天、降此閔凶、嗚呼哀哉、當夫一
震、君旣已免、阿母懇篤、入防災燁、君見而咄掖之、以
趁疎樊、朽籬亦致其舛、間只一髮、大厦浪轉、嗟君已
矣、而母延喘、至誠所注、孝道乃顯、嗚呼哀哉、君有令
嗣、亦克其家、母慈妻貞、蘭桂茁芽、葬君先兆、其藏孔
嘉、比夫衆惑、無所蔽遮、生榮死安、什佰以加、獨彼洋

逆未悛其邪國是不定妖言日譁式思式痛仰天長嗟嗚呼哀哉尚饗

祭遂翁真田公文代

嘉永壬子五月某日松代侯遂翁真田公卒于江戸櫻田之邸七月某甲朔其友飲肥伊東某命臣某寅祭其靈曰天保之季庶政一新公首登庸冠于群臣况省費除弊革屈伸威恩竝行天下歸仁恨彼新進不知徽猷自嚴入刻其道上升衆皆赫赫公獨悠悠靜以鎮物深思遠謀一木不支舊功為漚自彼首相地削身囚維公超然謝病退休雖則退休聲譽愈優

嗟嗟公之量而遽至于此邪信土據山積陰所伏發為巨震割劈地軸家顛邑焚獸飽人肉百川襄陵高山為谷遺民嗷嗷孰果其腹公式深悼實匍匐顧彼群吏施衣分粥災既定矣乃謀後祿決浸墾荒速播嘉穀嘉穀穰穰桑麻簇簇提封百里歌以易哭嗟嗟公之惠而遽至于此邪西有醜虜赤髮長軀大舶排海萬里斯須竊地搶財寔繁有徒既殘清鄙來窺海隅公赫爰怒鑄礮張弧卓彼元公宗藩之模精忠報國以贊雄圖公曰老矣無能為耳虜若敢來猶有一死忠憤所激懦夫亦砥金甌無缺百世同軌嗟嗟

公之武而遽至于此邪公纔過艾體健德隆予雖無似臭味實同事資其謀疑折其哀自謂百年以兄事公皇天罔極視之夢夢有瑩寶鏡維公所遺黥塵不汚明照毫絲公雖既逝以鑑庶幾情長言短懷之在茲嗚呼哀哉尚饗

明治壬子春於東都石川鳴之楮

粗狂生子謹謝

息軒遺稿卷之四 大尾

版權免許明治十一年八月廿八日

出版人

安井千菊

士族



發賣人

全千葉支店

同 千葉町

全東京支店

東京西黒門町志兼

牛込區市谷田町三丁目廿番地

品川金十郎



下総東葛飾郡船橋驛

發 行 書 肆

大阪 同 同 西京 同 名産 上總 東京 同

松村九兵衛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佐々木惣四郎
田中治兵衛
片野東四郎
本吉 鱗
北畠茂兵衛
稻田佐兵衛

發 行 書 肆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山中市兵衛
丸屋善七
北澤伊八
荒川藤兵衛
東生龜次郎
淺倉久兵衛
吉川半七
中村熊次郎
石川治兵衛

